

徐光啓頌

金魯賢¹

今年（2008）是徐光啓逝世375周年，上海金魯賢主教寫了一封牧函，題為「徐光啓頌」。乍看下，還以為是一篇歌功頌德的文章，仔細讀過才發覺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這是一篇考據詳盡、評估冷靜、表達生動的佳作，與一般的歌功頌德大異其趣。金主教把徐光啓的一生用「四愛」、「四不愛」概括描述，加深讀者對這位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科學、愛教會的功臣的認識和仰慕。牧函不長，請即刻打開閱讀，我不想在此多說，耽擱讀者的時間。不過有兩段給我印象深刻的論說，仍情不自禁地抄在下面：

「寫到這裡，我有一個感想：徐光啓熱愛科學之心、從事科學實踐的毅力在領洗入教後更為熱切，而其成就也更顯著。徐光啓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從來沒有覺得科學與宗教信仰有矛盾。」（「愛科學」最後一小段）

「徐光啓是士、是儒，學的是孔孟之道，他身體力行，一生追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『四十而不惑』的他，人生觀、世界觀已基本形成，但在身體力行時，感到儒家只講人，不講天；只講此世，不講來世，總是欠缺，

¹ 本文作者：金魯賢。1916年生於上海，1946年畢業於上海徐家匯神學院，隨後赴法國、德國科隆、奧地利因斯布魯克、義大利羅馬等地求學。1950年獲羅馬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學位，1951年回到中國。任徐家匯大修院（母心修院）院長、耶穌會上海區代會長，中國耶穌會代巡查使、海州監牧區代宗座監牧。1955年9月8日中共政府鎮壓行動時被捕入獄，在監獄中度過了18年，又接受勞改9年。1982年釋放，1985年祝聖為上海教區助理主教，1988年成為上海教區主教至今。

因爲人需要超越自我，而與上天結合才能滿足自身的最深的願望。而且儒家要求的倫理道德非常高，卻沒有提供達到此目的的方法。徐光啓當然也了解佛教，他九歲上的就是龍華廟的學院，然而他亦未接受佛學。」（「愛教會」第五段）

由以上二段引文，可窺見牧函一斑：它說出了大家應該知道的事實真相，並予以不偏不倚的客觀判斷。在結束這篇簡介前，還要向金主教說聲「謝謝！」他每次寫牧函，都不忘寄一份給我，使我學到很多知識。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積累豐富的人生經驗，加以好學冥思及與天主的交談，才能坦誠地向下一代交出成果。我們多麼需要這類彼岸信息的傳遞人。因此感謝之外，還有祈禱：透過佘山聖母的轉達，求生命的主宰讓金主教多活很多年，阿們！

房志榮撰文，轉載自《天主教周報》2008.8.31

前 言

1933年11月8日（農曆十月初七），徐光啓逝世300周年，上海教區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。當時我十七歲，在徐家匯聖心修院念第二年文學。當日上午參加了在徐家匯大堂舉行的追思大禮彌撒，滿堂黑色對聯，歌詠團唱哀魂曲，下午在徐光啓墓地，法籍惠濟良主教主持追思禮，他身穿黑色大袈裟（CAPP），繞墓奉了香，灑了聖水，大家齊聲高唱：「主救我吧！」又唱：「望主賜以永安，而以永光照之。」我當時心想：那麼一位完人，聖教功臣，已死三百年，難道他還在煉獄中受火的煎熬、還需要他十幾世的後輩替他哀求仁慈在天大父大發慈悲，拯救他脫離煉獄之苦嗎？

當時徐光啓的第十一世孫徐允許神父主編《聖心報》，第十二世孫徐宗澤神父主編《聖教雜誌》。兩報全國發行，銷路

頗廣。他們兩人大力宣傳他們的祖先，發動教友在身患重病時，求徐光啓發聖跡，以能求羅馬教宗列他為精修聖人。然而雜誌上刊登的感謝徐光啓轉求而得痊癒的都是小病，而教友們身患重病時仍求聖女小德肋撒，似乎對徐光啓的信心不足。

時間過去五十年，1983年，徐光啓逝世三百五十周年。我也已從北方監獄獲釋回來，在佘山修院教書。課上我問修生們「知不知道徐光啓是誰？」他們五十幾人沒有一個回答知道。我點名問倪國祥修生，他站起來，撓撓頭說：「諒是位著名人士吧！」引得哄堂大笑。我悲從心來，受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青年修生，教會知識水準如此之低，不亦哀乎！修生們有報紙看，上海報導了學術界紀念徐光啓，但只說他是位偉大的科學家，隻字不提他的信仰。介紹徐光啓而不介紹他是基督徒，夠片面的了！我暗下決心，要好好介紹、宣傳徐光啓。他應永遠活在我們心中，他真是千古完人。他是上海人的光榮，尤其是我們基督徒的光榮。於是上海先後有了光啓出版社、光啓培訓中心、光啓社會服務中心、光啓夜校、光啓敬老院、光啓希望小學等。我希望徐光啓之名，在上海教區家喻戶曉。

光陰似箭，一晃又過了廿五年。今年是徐光啓逝世 375 周年，再一晃又廿五年，2033 年，將是徐光啓逝世四百周年，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，還是好好紀念他逝世 375 周年吧。

徐光啓是曠世奇才，他是數學家、天文學家、水利專家、農業專家；他又是軍事家，寫過軍事書籍，練過兵，督造過新式武器；他是文學家、政治家，官拜禮部尚書，文淵閣大學士。他是千古完人，在世 72 年，一生清白，為人正直，終身簡樸，他的歷史沒有瑕玷。

我堅信徐光啓於三百七十五年前已進入天國，瞻仰天主聖

三的光榮。我們今天歌頌他、紀念他，以激勵我們效法他。我認為在徐光啓身上，我們應學習、效法他偉大的胸懷，在其中，燃燒著四股愛火，那就是愛祖國、愛人民、愛科學、愛教會。

一、徐光啓有四愛

(一) 愛祖國

徐光啓，上海人，生於晚明，當時朝政腐敗，奸臣當道，貪污成風，國勢日衰，人民貧困，沿海地區屢遭倭寇侵擾。所謂倭寇，就是從一衣帶水的海島上來的矮個子強盜。他們經常前來襲擊，攻破城市，燒毀民房，掠奪財物，然後揚帆逃走。徐姓家族本是富裕的小康之家，自給自足，經常接濟窮鄰。倭寇一來，全家老小倉促避難，田園被毀，財產被搶奪一空。於是徐光啓的父親自己種田，其祖母和母親「早暮紡織，寒暑不輟」。徐光啓自稱「家境貧甚」，自小體會到國家弱、人民苦。他深知欲人民富，必須國家強。徐光啓憂國憂民，又知道除倭寇外，北方有一支遊牧民族逐漸強大，他們全民軍隊編制，好戰又善戰，正在養精蓄銳日夜操練，對北京虎視眈眈，準備入關取代明王朝，統治中國，而中原皇帝達官卻醉生夢死。

徐光啓是士，學孔孟之道，孟子說：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」。徐光啓知道強鄰壓境時，這話已行不通，國破家亡，誰還能獨善其身？於是，徐光啓以興天下為己任，深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。他讀《論語·子夏》，學而優則仕。讀書要做官，在當時只有做了官才能報效祖國、服務人民。徐光啓九歲時，在上海龍華廟裏學習，十年寒窗後於十九歲考上秀才，以後五次鄉試都落選，直到卅五歲第六次鄉試時，他的試卷已

被副考官批入落選，由於主考官焦竑認真負責，在放榜前兩天親自重閱試卷，發現了徐光啓的文章，大加讚賞，拔他為第一名舉人。以後徐光啓多次去北京禮部會試，榜上都無名。直到1604年才中了進士，名列八十六，殿試名列五十二，欽點翰林院第四，時年已四十二歲，正式進入仕途。

徐光啓讀書很用功，可謂博覽群書。一生特別重視農業和軍事，他熟讀軍事書籍，鑽研武器和練兵之術。他是位軍事家，是位儒將。他成為翰林院學士後，有資格向朝廷提建議。他屢次上書進言，且毛遂自薦奏請皇帝准許他練新兵、製造新式武器。他堅持兵不在多，而在精，又強調武器必須新。萬曆皇帝身居宮中，沉迷酒色，對徐光啓奏疏毫不重視，直至邊疆告急，才啓用徐光啓。徐光啓雄心勃勃，準備練精兵十萬，親自督造軍火，又請傳教士陽瑪諾和畢方濟等協助鑄造西式大炮。然而萬曆皇帝用徐光啓其人，不重視其主張，財政上不予支持，又讓各部門對徐光啓牽制，致使徐光啓無法實現他的強國之夢，只好辭職回天津種田。

徐光啓種田，並沒有像其他官員們的閒情逸致，也沒有陶淵明那樣「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風雅。他種棉花、種甘薯、種水稻，他種田的目的，是要老百姓豐衣足食。他熱愛人民。

（二）愛人民

徐光啓平民出生，家境清寒，以後官至大學士入閣拜相，但一生生活仍是平民化，從未忘本。他憂國憂民，知道國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。首先要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。對一個國家來說，應以重視農業為立國之本。吃不飽的人民怎會愛國？吃

不飽的士兵怎能打仗？徐光啓從小不但會種田，還會動腦筋種好田。他知道農業是門大學問，土壤、種子、水利、農具、氣候、季節等。跟土地打交道，不得有半點虛假和馬虎。他實地考察，點滴收穫，作好記錄，反覆試驗，總結經驗。他把實踐得來的知識寫在書上，從青年時代寫到七十二歲才殺青。

他寫書不是爲了求名，只爲解決人民的實際問題。當時松江上海一帶，常有洪水爲患，百姓忍饑挨餓。他得知福建有甘薯，把它引入，多年實踐得以成功，產量高、口味好，他欣喜萬分，寫出《甘薯疏》，向人們介紹這作物旱澇保收，讓百姓不怕饑荒。

爲解決人民的溫飽，徐光啓還研究種好棉花。他小時候就知道並告訴過父母親，當棉花長高時，把其沖天心摘下，不使其養分浪費，而使蕾鈴長得結實。

古代北方不種水稻，據說種不活。北方吃大米，必須從南方調運，運費昂貴。徐光啓在天津利用自己的俸銀買下荒地，造了一所平房住下，招募貧民，自己試種。經過三年的努力，終於取得豐收。徐光啓讓北方人吃到了廉價的大米，後經過幾代人的改良，天津種出了全國聞名的小站米。

徐光啓認爲農業的關鍵是水利。他研究如何利用水，研製成功水利機械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人民。他通過幾十年的辛勤努力，寫就了中國第一部農業百科全書《農政全書》。這是他畢生心血的結晶。臨終時還特別叮囑侍立在旁的孫子和外孫，盡快把《農政全書》謄寫清楚，呈給皇帝以便全國推廣。徐光啓至死記掛的是人民，是窮苦百姓。

(三) 愛科學

徐光啓熱愛科學，是位偉大的科學家，這在我國古代士大夫中極為少見。我們古時所謂的學者外表上都是儒士，他們熟讀古書，尤其鑽研孔孟之道，口中不斷的「子曰...子曰...」，寫的是八股文章，以爭取入仕、爭取功名。研究自然科學者鳳毛麟角，而且不被人尊重。韓愈曾寫到：「人而無恆不可為巫醫」。在他心目中，當醫生並不是崇高的職業，即使有從事科學的，也只是在某一個領域之內。徐光啓雖是儒士，從政幾十年，他的興趣卻在科學研究。他的精力放在科學實踐上，而且在許多學科裏作出重大的貢獻。這是世人公認的，也尤其令我欽佩敬仰不止。翻閱極具權威的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，在數學、天文、水利、農業卷中，徐光啓的大名赫然在內，現摘錄如下：

數學卷：

「徐光啓.....認為數學技術能富國強民，有益民用.....他相繼與利瑪竇合作譯出歐幾里德的《幾何原本》前六卷及《測量法義》、《簡平儀說》等書.....他同時認為數學是科學技術的基礎，在立法、水利、音律、國防、建築、財政、機械、地圖、醫學、統計等方面，都有重要的作用.....徐光啓譯出的《幾何原本》是現在中國現有的第一部數學譯著，譯文文字簡練，意義準確，全部數學譯名都是首創。其中許多至今仍在沿用，如點、線、面、直線、曲線、曲面、直角、鈍角、銳角、垂線、多邊形、平行線、對角線、罄折形、相似、外切面.....梁啓超稱讚道『字字精金美玉，是千古不朽之作』。」

天文卷：

「……明初以來，使用的《大統曆》差錯屢次發生。萬曆卅八年十一月壬寅朔日食，欽天監預報錯誤晝暮。當時徐光啓按歐洲方法做的預報比較準確，由此博得巨大名聲。後來，人民多次提出改曆建議，推舉他參與或負責此項工作。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日食，欽天監計算錯誤，崇禎接受禮部建議，授權他組織曆局，進行改曆。他堅決主張參用西法，提出『欲求超勝，必須會通；會通之前，必須翻譯』的方針，曆局先後聘請耶穌會士鄧玉函、羅谷、湯若望參與工作，編譯成46種137卷的《崇禎曆法》。其中包括歐洲古典天文學的理論、儀器、計算和測量方法，以及天文表的理論、編算使用方法等。同時曆局進行了許多天文教育和介紹天文知識的工作，引進了歐洲式的象限儀以及望遠鏡……安排了星表測定、日月食觀測等計畫……」

農業卷：

「徐光啓是《農政全書》的作者。徐光啓對農事的研究，注重親身實踐和經驗總結。一生中曾數度歸田，從事栽培實驗和撰寫農學著作，如：1607~1610年在上海農莊試種甘薯、棉花等，寫成《甘薯疏》、《吉貝疏》、《燕菁疏》、《代園種竹圖說》四部農書。1613~1618年在天津屯田，大規模引種南方水稻，寫成《北耕錄》；並根據自己在宅旁園地種植花卉、藥草和新作物品種的經驗，寫成類似農學小百科全書的《農遺雜疏》五卷。1621~1628年在上海家園繼續進行栽培實驗，並於天啓五年（1625）開始撰著《農政全書》，1632年入閣參與政務後仍積稿隨身，不斷補充，甚至在病中還執筆不休。遺稿經陳子龍修訂，編成六十卷，於崇禎十二年（1639）刊行，為後世留下寶貴

農學遺產。」

水利卷：

「徐光啓平生鑽研最多、成就最大的，是農學和水利學。徐在其科學實踐中，重視總結傳統的歷史經驗，在上海和天津都有自己的農學和農田水利實驗園地。在水利工作中，他強調對水資源的綜合利用，重視水利測量，認為審慎的測量是規劃工作的客觀依據。他指出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，水和土是重要的資源，農業是國計民生的根本，而水利又是農業的根本，要使國家富強，必須發展農業和興修水利。而治水要和治田相結合，認為發展水利，不僅能夠抗旱除澇，而且可以調節地區氣候。」

一位學者要在一門學科內成爲專家已非易事，而徐光啓在多個學科領域都成爲專家，真是曠世奇才。他鑽研科學，一不求名，當時科學工作者不受人重視；二不求利，當時沒有什麼專利權可以申請。他研究軍事，爲了保家衛國；他從事農業實踐，求的是全體人民豐衣足食。他介紹西方科學，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，正如魯迅後來所說的「拿來主義」，爲的是己用，並藉此超越西方。他深信數學乃一切科學的基礎；他修改曆法，因爲天文關係到國計民生；他研究水利，因爲中國歷代深受洪水之害，治好水利，人民才能安居樂業。總之，徐光啓實在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，他的偉大就在於其心裏所想的，總是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康樂。

寫到這裏，我有一個感想，徐光啓熱愛科學之心，從事科學實踐的毅力，在領洗入教後更爲熱切，而其成就也更顯著。徐光啓作爲虔誠的天主教教徒，從來沒有覺得科學與宗教信仰有矛盾。

(四) 愛教會

徐光啓出身貧寒，中了秀才以後，考場上一直不得志。他作為兒子及父親，有責任贍養父母及教養孩子。考場失敗下來，他只能以教授鄉中有錢人家的子弟來養家糊口。1596年，徐光啓卅三歲，同鄉趙禎被派往廣西瀛洲府做官，他請徐光啓同往，教他的子女讀書。為了每年幾十兩銀子，徐光啓辭別父母妻兒，出門遠行。路過廣東韶關時，遇上了郭居靜神父，並與他長談。這是徐光啓第一次接觸到天主教的西洋傳教士。

四年後（1600年），他趕赴北京禮部考試，路過南京，在街上閒步時發現一座教堂，於是認識了利瑪竇，進一步瞭解了天主教，並接觸了西方科學。這次考試，徐光啓仍落榜，後回老家。

1603年，徐光啓因事從上海到南京，他去教堂想再次拜見利瑪竇，可惜利氏已北上。他見到了羅如望神父，羅送給他《天主實義》和《天主十誡》，徐光啓回到住所，讀完兩書後完全信服，次日要求領洗。羅神父叫鐘鳴仁修士給他連講八天道理後，給他付洗，聖名保祿，時年41歲。

次年他再進京應試，終於中了進士，入翰林院。這時利瑪竇已定居北京。徐光啓有了固定的收入，即接父親進京，其妻吳氏、其子驥、兒媳顧氏隨行，家庭團聚。徐光啓耐心教他們要理後，全家領洗，樂也融融。徐光啓視利瑪竇為父，常去求教。徐光啓佩服西學，由於時代的局限，徐光啓未學外文。本著「欲求起勝，必須會通；會通之前，必須翻譯」，徐光啓決意與利氏合作翻譯。

徐光啓是士、是儒，學的是孔孟之道，他身體力行，一生

追求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「四十而不惑」的他，人生觀、世界觀已基本形成，但在身體力行時，感到儒家只講人不講天、只講此世不提來世，總是欠缺，因為人需要超越自我，而與上天結合，才能滿足自身的最深的願望。而且儒家要求的倫理道德非常高，卻沒有提供達到此目的的方法。徐光啓當然也瞭解佛教，他九歲上的就是龍華廟的學院，然而他亦未接受佛學。

1596年，徐光啓首次接觸天主教，到1603年才領洗入教，他足足鄭重思考研究達七年之久。他得出的結論：泰西教士傳來的天主教，不但不與他恪守的儒家學說矛盾，而且還能補它的不足。他潛心研究之下，對天主教寫出了一個小結如下：

「以昭事上帝為宗本，以保救身靈為切要，以忠孝慈愛為工夫，以遷善改過為入門，以懺悔除餘為進修，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，以地獄永罰為作惡之苦極。一切戒訓規條，悉皆天理人情之至，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，去惡必盡。所言上主拯救之恩，賞善罰惡之理，明白真切，足以聳動人心，使其嚴信畏懼，發於由衷故也。」

徐光啓入教不是一時衝動，也不像某些人所說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才入教的。因為他入教在前，與傳教士合作翻譯在後，而且後三年之多。徐光啓一生耿直，光明磊落。說他入教另有企圖，實在是侮辱徐光啓的人格。徐光啓入教後的表現，即可證明他的誠心誠意。他入教後，即以自己的言行向自己的親人介紹天主教，使其父、其妻、其子都領洗入教。此後他又邀請郭居靜神父至他老家上海傳教，就住在他家，並給郭提供一個小聖堂。他官職愈高，從教愈堅，傳教之心也愈熾熱。

天主教會總在艱難中成長，中國教會也不例外。隨著傳教

事業取得進展，教難也在逐漸醞釀。終於 1616 年 5 月爆發，始作俑者是南京禮部侍郎沈淮。他向萬曆上《參遠夷疏》，全面攻擊污蔑天主教會，請求皇上下令驅逐傳教士出境。徐光啓在得知這個消息後，儘管官職遠低於沈淮，但也依然決心於同年八月，上了《辯學奏疏》的奏摺，他不僅勇敢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，並且證明傳教士都是有德有學之人。他們來中國無非是勸人爲善，絕無陰謀。疏中他提出了三種試驗之法：

1. 擇內外臣僚數人同譯西來經，凡事天愛人之說、格物窮理之論、治國平天下之術，下及曆算、醫藥、農田、水利等興利除害之事，一一成書，欽命廷臣共定其是非。果系叛常拂經，邪術左道，即行斥逐，臣甘受扶同欺罔之罪。
2. 乞命諸陪臣與有名僧道互相駁難，推勘窮盡，務求歸一。仍令儒學之臣共定論之。如言無可采，理屈辭窮，即行斥逐，臣與受其罪。
3. 譯書如難就緒，僧道或無其人，即令諸陪臣將教中大意，誠勸規條與其事蹟功效，略述一書。並已經翻譯書籍卅余卷……一並進呈御覽。如其悖理，不足勸善戒惡，易俗移風，即行斥逐，臣與受其罪。

徐光啓在奏疏中擺事實、講道理，並以自己身家性命擔保。奏疏極有說服力，萬曆對沈淮的奏疏擱下不批，在徐光啓的奏疏上只批示「知道了」三個字。

沈淮不死心，於九月第二次上疏《再參遠夷疏》中呼籲禁教，並勾結大奸臣魏忠賢在皇帝面前煽風點火，進行反教大動員。沈收到當時在北京同爲禮部尙書的方從哲的信，說：「所謂西洋人在內地傳教，不妨先罰獲監禁，再請旨治罪。」後出兵包圍南京天主教堂，逮捕神父及教友，關入大牢。徐光啓一

方面再上疏爲天主教辯護；另一方面，由於知道自己無力阻止教難的發生，決意冒險保護在京的傳教士，收留在自己寓所，並叮囑在滬家人必須保護傳教士的安全，請他們藏身於自己家中，同時與李之藻、楊廷筠等人寫信闡明天主教教義散發全國，努力減少教會的損失。徐光啓力抗沈淮九年，教難於 1624 年沈淮病死而結束。愛教不真切的人肯這樣冒險嗎？

他不做官時兩次去澳門，做聖依納爵神操，他每天早晚默想，臨睡做省察，恭念玫瑰經。有神父時，虔誠輔祭，勤領聖事，真是教友的楷模。他死後，在羅馬的耶穌會總長，命令全世界的會士各爲他獻彌撒三台。認他爲教會的大恩人、大功臣。

二、徐光啓有四愛，他也有四個不愛

（一）不愛色

我國自古以來，從皇帝以降，所有官員、士大夫、鄉紳、地主都納妾，越富貴越妻妾成群。徐光啓在十九歲那年和比他小三歲的吳氏結婚後，一直對她敬愛有加，白頭偕老，相濡以沫，從不二心。

（二）不愛財

他說過，自己幼時「貧甚」。他十九歲中了秀才後，屢次鄉試都落選，中不了舉人，爲了養家糊口，只能教幾個小兒爲生，以後又遠走廣西。他多次去北京應試。人家有錢的子弟，騎了高頭大馬，帶了書童進京。他卻肩挑行李，步行一個多月前去，可見他的清貧。他 41 歲中禮部進士仍一直清貧度日。

我們上海人都知道有個豫園，大都去玩過。它是潘允端所

造，他較徐光啓早卅六年生，幾乎是同時代人。此人官居陝西省布政司，爲三品官，相當於今天一名主抓民事的副省長，他有錢蓋富麗堂皇的別墅，這不稀罕，當時老百姓有句順口溜：「三年清知府，十萬白花銀」。我們都知道愛國老人馬相伯，他在李鴻章手下做事，官不大不小，他退休後即慷慨獻出良田三千畝、白銀十萬兩，創辦了一所大學。而徐光啓身爲太子少保，大學士，是一品大員，是總理級。他後期在北京做官時，身邊除了一個孫子和一個外甥外，只有一個老僕伺候他。在他死時，其寓所只有幾十兩白銀，除了朝服外都是舊衣，而他在上海的寓所只是九間樓，現仍在。他在天津有些田產，是他做試驗田時買下的荒地。可見，徐光啓對於錢財的超然脫俗，猶如荷花亭亭玉立，出淤泥而自潔。

（三）不愛趨炎附勢

他從政時，朝廷裏宦官魏忠賢當權，魏是大奸臣，野心極大，瞞上欺下，「順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」，朝野京內各部會，地方上封疆大吏總督巡撫都怕他，不但不敢得罪他，而且競相獻媚奉承他，稱他爲九千歲，與皇帝萬歲只差一步之遙。然而對徐光啓，魏賊卻想法拉攏他，但他對之不但保持距離，而且膽敢冒犯他，因此被罷斥，降官免職。徐光啓潔身自重，寧願去他的試驗田種地。

（四）不愛結黨

明末在野的士大夫，大抵自視清高，崇尚清談，他們不滿魏忠賢的專政，自動團結在無錫大儒顧憲成的周圍。顧在翰林書院講學，吸引了大批學者，他們重氣節講大義。顧在院中寫

下一副名對聯：「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；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」表達了當時學者的境界。於是形成了「東林黨」。它的影響逐漸擴大，形成一股反魏忠賢的政治力量。不幸的是，不久黨內分黨，有所謂的浙黨、昆黨、楚黨等，他們互不服氣，彼此攻擊，東林黨陷入了黨爭，力量分散，再遭到魏賊的殘酷殺戮禁錮，東林黨獄案，慘絕人寰。

無錫與上海是近鄰，徐光啓「生平務有用之學」，不喜清談，不受東林影響，不加入東林黨，專心致力於科學研究，使魏賊無機可乘，倖免罹難。

結語

以上是徐光啓的四不愛，正因他有四不愛，才能有所愛，有所大愛，有所真愛而流芳百世。

在將寫完這信時，司馬遷在〈孔子世家〉一文中稱讚孔子的話，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中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然心嚮往之。」心嚮往之者必須效法他。我希望在上海教區內，興起一個宣傳學習徐光啓的熱潮。利瑪竇遠來中國迄今已四百多年，羅馬教宗沒有冊封過一位中國人爲精修聖人，徐光啓封爲聖人當之無愧。我們上海教區應朝這個方向努力。

普世教會在慶祝聖保祿年，我們同時應隆重紀念中國的保祿徐光啓。（教區將討論具體的紀念活動，擇日公布。）

願教區神父、修女、修生、教友爭做徐光啓的學生，學習他的「四個愛」和「四個不愛」。

※ 附註：1933年，上海主教惠濟良准印的經文：「教贖萬民的天主，賞賜爾僕徐保祿（徐光啓）既虔誠敬主，複盡忠聖教，熱心救靈福傳，懇求爾，賜彼榮登聖品，保中華全國人民及早歸化。亞孟。」